

胡可以弗謹哉。

袁海叟

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。有海叟集行于世。國初詩人之冠冕。吾鄉人仕為御史。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。皇太子懇釋之。召凱問曰。朕欲刑之。而東宮欲釋之。孰是。凱對曰。陛下刑之者。法之正。東宮釋之者。心之慈。太祖怒。以為凱持兩端。下之獄。凱下獄三日不食。太祖遣人勸之。食已而宥之。每臨朝。見凱嘗曰。是持兩端者。凱一日趨朝。過金水橋。詭得風疾。仆不起。太祖曰。風疾當不仁。命以木鑽鑽之。凱忍死不為動。以為錫苴不才。放歸田里。凱歸。以鐵索鎖項。自毀形骸。太祖每念之曰。東海走却大鰻。何處尋得。遣使即其家。起為本郡儒學教授。鄉飲為大賓。凱瞠目熟視使者。唱月兒高一曲。使者復命。以為凱誠風矣。遂置之。聞之都主事玄敬穆。余少聞故老談。景文既以疾歸。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。從竹筒出之。狀類猪犬。下潛布於離根水涯。景文匍匐往取。食之。太祖使人覘知。以為食不潔矣。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。

震紀澤聞

鐵布政女詩

鐵鉉。色目人也。建文時為山東布政使。文皇師至城下。攻之百方。鉉隨機設變。終不能克。以礮石擊其城。將破。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。師不敢擊。久之不下。姚廣孝獻計曰。師老矣。不如舍之而去。文皇從之。既即位。以計擒。至終不屈。被殺。其家屬發教坊為娼。鉉有二女。皆誓不受辱。仁宗即位。赦出之。皆嫁朝士。二女為詩自述。長女詩曰。教坊脂粉洗鉛華。一片閒心對落花。舊曲聽來猶有恨。故園歸去已無家。雲鬟半縮臨粧鏡。雨淚空流溼絳紗。今日相逢白司馬。樽前重與訴琵琶。其妹詩曰。骨肉傷殘舊業荒。此身何忍去歸娼。涕垂玉筍辭官舍。步蹴金蓮入教坊。覽鏡自憐傾國貌。向人羞學倚門粧。春來雨露寬如海。嫁得陶郎勝阮郎。

莘野纂聞

終南勇士

伍餘福

近有二賈過山東者。路迷東西。誤入終南山中。猿啼虎嘯。令人驚怪。二賈自意其必死也。望烟炊而進焉。得草

土地夫人

中丞東橋顧公麟。正德間知台州府。有土地祠。設夫人像。公曰。土地豈有夫人。命撤去之。郡人告曰。府前廟神缺。夫人請移土地。夫人配之。公令卜於神。神許。遂移夫人像入廟。時為語曰。土地夫人嫁廟神。廟神懼喜。土地喧。既葬。年。郡人曰。夫人入配一年。當有子。復卜於神。神許。遂設太子像。

識盜免禍

蘭陽處士邱琥。山西布政使之子。商遊吳中。嘗過丹陽。買舟行。一人來附舟。直入寢所。琥識其狀。盜也。伴落簪。舟底。盡出其衣篋。鋪設而求之。又自解其衣。以示無物。又俾家僮與之酌酒。夜則自撫其臥側。明日其人去。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。被縛。乃以其事語人曰。吾幾誤殺邱公也。人服邱之智。

南翁夢錄

勇力神異

黎澄

安南李氏時。清化人。黎奉曉。生而魁偉異常。飲食視人十倍。年十三。身長七尺。適有外寇侵境。虜掠甚衆。鄰

廬有老嫗訝之曰。爾何來耶。吾兒勇且武。遇之則死。宜速去。賈求哀。老嫗不得已而止之。俄有勇士。以鐵杖肩二物。前一虎。後一鹿。矯而歸。入其室。老嫗語之曰。適有二賈。吾援焉。以候請見之。二賈為通其姓氏。具告以失路艱辛之狀。勇士憐之。遂出酒肉。以為餉。了無害意。翌旦。二賈告行。勇士送之。及半途而返。且告之曰。勿語吾姓名。恐見知也。

駒陰元記

蘭莊

鄭唐恢謹

三山士人鄭唐。有逸才。好譏諛。有老人寫真乞題。唐索飲。題之曰。精神炯炯。老貌堂堂。烏巾白髮。龜鶴呈祥。數年有讀之者曰。此四語橫讀。則精老烏龜也。老人毀之。有隸卒乞門聯。唐書其左曰。英雄。右曰。豪傑。其人大喜。具饌飲。乞足成之。唐書之曰。英雄手執苗竹片。豪傑頭簪野雉毛。其人悔恨。後以恢諛。黜儒為吏。口占曰。生員黜罷去充吏。不怨他人只怨自。絲繆員領都一般。只是頭巾添兩翅。聞者絕倒。嘗為州長書門聯云。架有春風。筆門無暮夜。金州長喜。大加禮敬。